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狐狸緣全傳
第八回 妖狐吐丹唬莊漢 書齋媚語探周生

詩曰：飽食安居樂矣哉，這場春夢幾時回。
若還要醒今當醒，莫待藤枯樹倒來。

話說玉狐，天交二鼓之時，從洞中駕起妖雲，早來至周宅牆外。剛欲落地，忽然向下一看，不免吃了一驚，心中想道：「今日怎與往日大不相同？往日滅燈息燭，鴉雀無聲。今夜為何明燈亮燭？莫非公子病重不成？」又仔細一瞧，還有許多的人，手把兵刃，來往巡更喝號。妖狐又一轉想，心內明白，說：「是了，這必是公子聽了蒼頭之話，心內犯疑，派人捉拿於我。但我雖然盜你的元陽，也是同你情投意合。此時你縱然有病，亦係你自己貪歡取樂，大意而為。如今你卻生這個主意。唉！周信哪，我把你這無義狂徒，不知死的冤家，你把仙姑看到那裡去了？你仙姑的道術，慢說這幾個笨漢，就備下千軍萬馬，又何足懼哉！我今本該追了這些人的性命，無奈家奴犯罪，罪坐家主。我且把這等笨漢打發開，再進書齋，看周信這廝以何言答對我。」

妖狐想罷，便運動了丹田，把口一張，吐出那千年修煉的一粒金丹，隨風而變，頃刻間大放毫光。此時那些莊漢正圍著書院亂轉，猛然間見一輪大火球撲將下來，似欲落在宅內，一個個嚇的不知怎好，俱都暗說：「奇怪！」這才是：

一顆內丹吐出了口，眾人看去甚覺蹊蹺。煉他時，工夫到，能護身，無價寶。月色浸，日光照，清風吹，仙露泡，這本是狐狸腹內生產的靈苗。炮制他，費材料：龍腦香，靈芝草，牛中黃，犬中寶，虎豹筋，麟鳳爪，蠍子鬚，長蟲腳，他用那文武火煉慢慢的熬。押甲子，輪回妙，合天機，通神道，取陰陽，二氣調，六十年來才煉一遭。煉成了，紅色嬌，如米粒，似胡椒，或能大，或能小，應吐納，任意招，真是血帖一般有萬丈光毫。這便是妖狐作怪的防身物，就把那巡更的莊人嚇了個發毛。

且說玉狐吐出內丹，展眼落在書院之內，亂滾亂入。這些莊漢一見，不知是個什麼物件，俱嚇的魂飛魄散，撇下器械、梆鈴，躲的躲，藏的藏，一齊奔馳四散，來找老蒼頭訴說此事。玉狐空中一見，不覺心中暗笑，說：「這些無用的村夫！看了一粒金丹，便這樣心虛害怕，似這等膽子還捉我，豈非胡鬧？不免我趁著他們失魂喪魄之際，收回內丹，按落雲頭，速進書室。」

你看他，仍幻化了豔麗模樣，輕輕走進，站在銷金帳外，低聲問道：「相公可曾安寢了麼？貴恙可覺見輕些？」周公子聞是胡小姐聲音，忙將二目睜開，掙扎著身體，欲要由榻上迎將下來。玉狐忙移蓮步，來到榻前，說：「公子不必起身。作甚麼多此舉動？」於是，二人同榻而坐，公了說道：「小生並無好處到小姐身上，蒙小姐夜夜駕入敝齋，香肌玉體，不辭勞乏。小生心裡實在感激不盡。無奈這幾日小生實是人倦神疲，自覺難以支持。有心不令小姐枉費奔波，又恐辜負小姐熱心；有意叫小姐在此居住，又怕眾人胡言亂道。現在小生懶散不堪，四肢無力，只得與小姐商量，暫且在府上消遣幾日，寬限小生，培養精神，調理病症。俟等賤體稍愈，再造尊府致請，不知小姐心意何如？」

玉狐來時，見些莊漢，便疑公子看破了他的行藏，埋伏下人擒他。正想用話探口氣，忽聽公子又說了這一片言詞。這妖狐心裡更不自在起來。遂暗自發恨道：「周信哪，你的命猶如在仙姑手內攬著一般。我倒因你情重，未肯叫你一時死在我手。如今你倒說出什麼寬限不寬限的話來！仙姑眼看九轉金丹成在旦夕，原是借你的真陽修我的大道，又可因此兩相取樂，我所以悅色和容，常來歡會。你今既聽信旁言，致疑於我，就算改變了心腸，背盟薄倖。你既無情，我便無義，到今日欲要逃命，豈非錯想？」

且說玉狐聽罷公子之言，心裡必然暗恨，卻也被情慾所纏，惟恐冤了公子，復又轉想：「莫非派這些村夫不是公子的主意？不然在面上怎麼毫無驚慌之色？待我試探試探他，再辨真假。」想罷，故做憂愁之態，假意含悲說道：「唉！我的公子，你既身體欠安，奴家心內未免掛念，欲思不來，心又不忍。故此含羞仍來探望。公子若憎奴家煩絮，奴家焉敢不從公子之命速退？但只更深夜黑，寸步難行，公子且容奴在書齋暫宿一宵，俟明晨即便歸去。奴家既為棄置之人，無非從此獨處深閨，自怨薄命而已。再也不敢自認情癡來瞧公子，收了我這等妄想罷了。」

說罷，故作悲慟，淚如泉湧。公子見胡小姐滿面淚痕，哽咽的連話未曾說完，便躺在他懷裡啼哭，不免自己又是後悔，又是憐惜。心中想道：「似這等嬌生女子，大略從來受過逆耳之言。我說了這麼兩句不要緊的話，他便如此臉熱，真乃閨閣中多情之女。老蒼頭並沒見過他，所以妄說他是妖精。看來那有妖精能這樣多情？幸虧他不知這裡的人都把他當妖怪，倘然要是知道了，不定怎麼氣惱，鬧個尋死覓活哪！」

且說公子聽見玉狐說話可憐，躺到他懷內悲啼，不覺情急心亂，忘了低言悄語，強支著帶病身軀，一抖精神，大聲說道：「我的知心小姐，小生若與你有異心，天誅地滅！快莫要錯想起來，寬衣歇息，玉體要緊！」公子此刻，想不到說話聲高，那知早驚動了被妖丹嚇走的莊漢。這些莊漢自從見了那顆內丹，心中驚懼，來見蒼頭，近前說道：「你老人家看見沒有？方才有個大火球落至院內，亂轉了會子，又蹤影不見。我等不知甚麼東西，故此唬的我們同來對老管家說。這事真是有些奇異。」老蒼頭道：「你們不必膽小，仍去巡更密察。手拿著兵器，怕甚麼？」

正說到這裡，有一個戶說：「你們聽著，公子書房裡嚷呢。我聽見有了什麼小姐，又什麼寬衣睡覺呢！」一個長工說道：「咱們先別大驚小怪，果然是妖怪，不要驚走了。莫若先將他們後半夜巡更的一齊喚醒，湊齊了兵刃，裝上鳥槍，預備妥當，就可一陣成功。」蒼頭道：「爾等且莫高聲，須要機密謹慎為妙。待我將眾人喚聚一處，好布散在書院之內。」老蒼頭分撥已畢，長工、佃戶便抖威風，欲要前去動手。老蒼頭說：「你們先別妄動，妖精既在書房，暗暗的先去圍住。俟東方將白，妖精必走，那時他一出門，大眾一同下手，這叫做攻其不備，大略可以成功，妖精插翅也難飛走，又可免的驚動了公子。千萬黑夜之間不要聲張，不可莽撞。」眾人道：「老管家說的最妥，我等遵令。既然如此，你老人家先去養神。雞鳴後，你老人家再來看我們取勝。」言罷，將書房圍了個風雨不透。

且說玉狐聽見公子發誓明心，知道這些莊漢不是公子的主意所派。故此他料定這些人縱然知他是妖精，因公子有病，絕不敢入書室來動手捉他。所以將假哭止住，仍與公子說恩說愛。此時周公子並不理論外邊有人，遂對玉狐說道：「小姐從此不必多心，小生絕不能無情無義。因近來實是氣促神虧，衰敗特甚。小姐縱然辛苦而來，也甚無益，所以欲小姐忍耐幾日。豈知小姐不諒我心，竟錯會意呢？」玉狐道：「奴家並非錯想，乃自願薄命，不禁傷心耳。想奴亦係名門之女，至今異鄉而居，門第零落。偶遇公子人才，不覺心中愛慕，因自乖姆教，赧然仰攀，遂成自獻之丑。指望終身有倚，白首同歡，豈知公子中道猜疑，奴乃大失所望。公子妙年才美，結親定有佳人。奴家猶如白圭之玷，難免秋扇不見指也。」玉狐言罷，公子忙與他並倚香肩，說道：「小姐且莫傷心，方才小生言過，日後若有退棄之處，小生有如皎日！小生偶爾失言，望小姐寬恕則個。倘小姐若有好歹，豈非使小生罪上加罪，辜負小姐深情。」

這公子與玉狐互相談論，被這些莊漢俱已聽明，遂交頭接耳的說道：「這妖精果然在內，你們聽聽他說的話！咱公子病到這步田地，他還纏魔呢。咱們千萬留心候著，天明瞭，妖人一露身形，咱就用槍打去，必要捉住，除了根。此時任憑他們說去。咱們就在書房以外掩旗息鼓的聽著罷。」且說公子也不息燈，也不安寢。妖狐想著公子也真是病體難支，所以心中說道：「縱然苦苦的纏他，亦是無益。莫若待至東方將曙，回伊洞府。」這也是公子命未該絕，所以玉狐有憐惜之意。不然，盜取真元之後，妖狐早使他命赴黃泉矣。此時說話之間，已是雞聲亂唱。忽聽玉狐又道：「公子暫且自保，奴先告辭而去，俟黃昏後，再來問候金安。」

公子自顧不暇，也不便強留，故此玉狐搖擺著往外便走。這些眾莊漢已將蒼頭請至，現在排布的密似網羅。有幾個窗外尋風的，聽說裡邊要走，便暗叫眾人防範。玉狐將一啟門，眾莊漢一齊觀看，只見妙麗無比的一個女子由書室冉冉而出。老蒼頭因救主心切，遂吩咐道：「眾位快放鳥槍，勿使妖精逃走。」眾莊漢答應一聲，不敢怠慢，舉槍便下手。

不知眾人傷著玉狐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